

元元说话

YUAN YUAN TALKING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元元自序

回忆真是一件伤神的事情。

为了写这本书，三个月以来我沉浸在往事中，把自己搞得恍恍惚惚迷迷瞪瞪的。走路忘了拐弯，见人也忘了打招呼。常常是面对稿纸一坐一天，想的多，写的少，所以进度很慢。原计划该书六月问世，可当书稿全部收尾的时候，连参加高考的孩子都已经扔掉书本疯跑去了。

不能免俗，还是想先说些感激的话。从98年3月5日至99年4月4日，《元元说话》热热闹闹地说了一年，其间要感谢电视人李德来、王长田，作家周昌义、洪清波，广播学院的吴郁教授不断为节目出谋划策；要感谢在幕后风里雨里，与我同舟共济的全体编辑、记者；要感谢给我深情挚爱的电视观众；还要感谢在《元元说话》更名改版后，不断给我安慰与鼓励的单位领导……当然更要感谢好友兴安，当我无法了却这桩心事，正在家里犯抑郁症的时候，已好久不见的兴安打来电话，他说，“我帮你为《元元说话》出书吧吧。”随后，有两家广告公司又出面大力支持，他们是东方鼎盛广告公司的老赵和中咨爱真广告公司的老闫，老闫是我现在做《第7日》的合作伙伴，而老赵只是一面之交，他是“张帮办”的朋友——“张帮办”是谁，我会在后面告诉你。老赵的公司规模不小，业绩不俗，他的办公室也堂皇气派，而他做



事为人却和“张帮办”一样厚道淳朴，一点儿不像个生意人。为此我感叹元元实在命好，在关键时候，总有这么多好人帮忙。

书中有几万字，写的是我个人的经历，看了这部分内容您或许会发现元元与您心中的想象差得很远，浑身上下都是缺点，但只要是真实的就够了。观众喜欢《元元说话》，也正是喜欢这个节目说实话。有些时候心和嘴是人体内最遥远的两极，我们时时处处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礼仪之邦，人人使用礼貌用语，但谁也不表达真实的内心。我们禁不住讲些实话，是因为不想看到身边的生活一天天变得不可爱。

千万别指望在后面的文字里读到多少辉煌的故事，在我30年的人生岁月里，着急的时候比风光的时候多。其实在生活中只有极少幸运儿能脚踩红地毯鲜花夹道，更多的人则如履薄冰，时时处处与坎坷和泥泞狭路相逢。你我一样，都是苍茫人海中的艰难角色。

有人说，应该请一位领导为这本书写序，但是没有。后面有两篇序，是爸爸和Z写的。爸爸就不用介绍了。Z是我的初恋情人，这段感情虽然没能结出硕果，但我们之间的情意却更加顽固不化了。这中间掺杂着爱情、亲情及或多或少的哥们儿义气。爸爸和Z，是世界上最爱我和我最爱的两个男人。当然还有最爱我和我最爱的女人——比如我妈，权且就让爸爸代表吧。他们真的是悲伤着我的悲伤，幸福着我的



幸福，我每迈出一步，是走在我自己的路上，也是走在他们的心里。因此为该书写序，他们最有发言权。

好了，这本书出版了，《元元说话》终于能划上一个句号，我也终于能振作起精神，去好好做今后的事情。我会永远把这本书珍藏在书柜里，等我老了，我坐在摇椅里没事就翻翻。

不知道“自序”是不是应该这么写，请原谅我说得这么杂乱无章，因为我有太多的话要说，我有太多的话，说不出。

99年7月



爸爸的序言

那天女儿忽然对我说：“爸，我不姓刘了。”我问：“不姓刘姓什么？”女儿说：“什么也不姓。”

原来是有人算命，说“刘元元”三个字是最了不得的领袖命，若是个男儿则无可挑剔，若是女儿却有命硬克夫之嫌。女儿说，她既不想当领袖，更不想克夫，因此只称“元元”。

我当时回答：“随你，反正姓不姓刘都是我女儿。”这么说着，我还是把户口本藏了起来，若是因为算命先生的一派胡言就把户口本改了，那也太过分了。

我想说的是：大家熟悉的元元原本姓刘，是我的女儿。——这种话我从不当众去说，不像她妈，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元元是我女儿！”生怕别人不知道。她妈的自豪是在嘴上，我的自豪是在心里。

元元小时候爱听故事，每天晚上最少讲一个，最多要讲三个，曹冲称象、愚人买鞋、刻舟求剑……故事讲完了，讲绝了，我有意培养过她画画的兴趣，还好，她喜欢画，一天就能画一本。当元元把那些画讲给我听的时候，我发现那都是些连环画，画里有发展变化的人物和情节。此时我恍然大悟，原来女儿的兴趣不在图画仍在故事，她是在用自己的画讲故事。



元元刚上小学的时候，我在郊区学习，每周才能回家一次。那时女儿已经喜欢用文字表达她喜悦的心情了。她写道：“今天是星期六，姑娘们手捧着鲜花迎接爸爸的到来……”其中很多字不会写，是用汉语拼音代替的。那时我们一家三口，哪里有“姑娘们”？又哪里有“鲜花”？但我知道这些词汇的出处，她妈曾把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读给她听，那里边常有“姑娘们手捧着鲜花在甲板上跳舞”之类的句子。这说明她认真听了，并且记住了。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和她妈始终意见不一，她妈崇尚的是高压严控，我崇尚的是顺其自然。元元险些就成了书呆子，她不会做饭，不会骑车，在煤气灶尚未安装电子点火器之前，她甚至不会两手配合着去用火柴点燃它。我以为我们为社会培养了一个废物，可没想到，元元什么都不会，但是会说话，还真就说出了一些名堂。

渐渐地，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女儿的节目了；满街迎风招展的报刊杂志上有女儿的照片在微笑了；人们在提及我的时候也不再是“刘老师”，“老刘”，而是“元元她爸”了；甚至有时候一开门，见门外站着一群老太太，说是遇上了不顺心的事要向我反映，她们说：“元元不好找，先跟她爸说说。”……此时此刻总是一种很奇怪的感受，觉得女儿越来越有本事了，可这女儿也越来越不像自己的了。自己家里有点事从来也没指望她能帮上什么忙，这些观众怎么就拿她当了个能人？那个缠着我讲故事的女儿逐渐遥远而模糊，半是迷惑半是失落中，我收集着报刊上有关元元的各种报



道，剪贴成册，然后定时收录她的节目，并把录像带编号存档……我以为我是天底下最虔诚的观众，谁知元元说：“好几位观众都坚持录我的节目，带盒上的标签是用电脑打印的，连每期节目的长度都注明几分几秒。爸，比您做得仔细多了！”我真是从心底里感激那些观众，看到别人在爱自己的孩子，这是作父母的最大的欣慰。

元元现在一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一听说女儿要回来，我们就得赶紧准备红烧肉、炖排骨，或者去天福号买酱肘子。元元不吃蔬菜，有肉就行，也好对付。回到家照样不干家务，碗也不刷。书包里装一叠稿子，抽空就写写。高兴了，不用问，几天里的大事小事自己全说了；不高兴就不说话，坐在沙发上，头一歪一会儿就着。我就知道，一定是又遇上什么难事了。

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有个平凡的女儿，倒不是为了让她能“常回家看看，刷刷筷子洗洗碗”，而是真心希望女儿能享受到普通人的安稳与幸福，也让我们少一些担心。节目中的那个厉害丫头并不是我真实的女儿，真实的她敏感细腻，一肚子儿女情长。两句坏话就哭了，两句好话又笑了，这种又哭又笑的性格在大风大浪中究竟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元元每次从家里走的时候，我都送她到楼门口。我每次都看到她的脚步铿锵有力，一副自信而骄傲的样子。我想，她的节目和她的这种脚步都给人们造成了太多的误会。元元有多脆弱，这世上，大概只有我和她妈知道。

99年6月



Z的序言

上一个兔年，我们十八岁，刚刚获得选举权。而这个兔年，我们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不能不让人感慨时光荏苒，逝者如斯。

十八岁的元元，圆脸。和一般的朝气蓬勃的女孩没什么两样。不过，这种认识我当时还没有，只是圆脸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以至于现在偶尔从电视上看到她或邂逅相遇时，总觉得眼前这个长脸的元元不够真实。为此，我还充满疑惑地问过我的家人、同学和元元本人。他们说“分明是长脸”且“一直如此”。看来，早恋真是糊涂的爱。

上大学的元元，有着一按捺不住的文学冲动，她迄今为止的重要作品都完成在这四年里。先是她准备用一个中篇的篇幅，洋洋三万字为自己的初恋做一篇墓志铭。她甚至冲动到要开坛讲创作体会的程度。当时，大学生们的激情也真是无处渲泄。既没有迪厅、酒吧，也没有甲 A 和因特网，于是文学创作还算个能让人动情的事儿。不过幸运的是，元元他们那届大学生上学不久就找着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感觉。后来，他们都忙国家的事儿去了，“创作体会”云云才不了了之。

多年以后，元元为自己做了个总结：“不会编故事的我，永远也当不成作家，当不成作家的我，永远也摆脱不了写作。”摆脱二字，足以说明她的冲动。而被她称之为“永远也



摆脱不了”的“写作”，则有两层含义。一是她工作中为口语表达准备的文稿；二是那些抚今追昔写初恋和初恋情人 Z 的文字。后者是些散文，是由一些高质量字、词、句构成的汉语作品。评论称之为“新生代散文”。曾经有个说法：元元是新生代散文四大家之一，有没有“大”字记不清了。反正是说“新生代散文”的成就有 25% 算她的。后来，我经常有意无意地跟人提起“新生代散文”提起“四大家”，遗憾的是没什么人知道，然后我就义务地做一番普及工作。渐渐觉得自己无聊起来，加之元元也不争气，不怎么写了，普及工作越做越难，像讲历史似的，现在就不怎么做了。倒是街头巷尾经常听到人们提起“元元”这名字，那自然说的是当了主持人的元元。

元元当主持人绝不是出于偶然，而可谓处心积虑，蓄谋久矣。早在孩提时代她就没放掉过什么抛头露面的机会，及至上了中学，更是变本加厉，参加各种演讲、辩论、解说，甚至报幕等与在大庭广众之前说话有关的事儿。在当主持人这件事上，我对她的鼓励应该说相当有限，只是像尊重他人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一样，未予阻拦罢了。也曾经想给她一些帮助，正如她所说，只是“有心无力”而已。

二十四岁的元元，作为文艺节目主持人走进了北京电视台，在她如愿以偿的同时，我不得不钦佩北京电视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魄力。因为我一直无法想象，元元如果出现在那些像棍棒喜剧一样的综艺节目现场，那一定是个非常滑稽的场面。她肯定无法熟练地使用那些庸俗的调笑技巧，即便勉强为之，也注定是东施效颦令人尴尬。



好在元元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她迅速地成为了一名记者型的主持人。而且在短短的五年里完成了从《BTV 扫描》到《点点工作室》又到《元元说话》的三级跳。现在，她的《第七日》也声誉日隆。她已经成为一个大家熟悉的所谓公众人物，有些事儿可能喜欢她的观众比我更清楚。比如她为什么留这么短的头发，她的小狗哞哞是否在恋爱……这些我都不甚了了。但有一点我想说的是，元元这几年的进步虽然有目共睹，却绝不像乘着观光电梯那般扶摇直上。每次的进步，莫不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她一直是我所认识的电视从业人员中工作量最大的。我甚至担心从小体育就没及格过的她有一天会牺牲在工作岗位上。我总是告诫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她不是很会算账，所以这个道理就一直没弄懂。她总说自己是猫，享得安逸，也耐得劳碌，可我真没见过她安逸的样子。只有工作的生活肯定是不完整的，元元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个道理呢？

元元，我期待着你的光芒四射。但不要忘了，生活本身才是一个大概念，一个大故事，一个大作品。

Z

99年5月





目录

元元自序	1
爸爸的序言	4
Z 的序言	7

元元说自己

“黑桃五”出世	1
8 岁那年	4
是不是好学生	9
也曾是文学青年	12
事不过三	18
“你不漂亮”	25
“你不适合”	29
“你太年轻”	34
元元要说话了	37
头发的故事	40
我与 Z	44
好狗嗷嗷	49
第一之累	55
说实话, 做好人	59
不见不散	65



01135/02

目录

元元说天下

谢孔子,不谢老师	71
是不是驴的错	75
黑车的黑招	78
好贵的碗	82
高级“废品”	85
拿着支票进商场	88
被告:打假队	90
我怕“电脑值班”	93
死亡证明	96
弥天大谎	98
不忍下嘴	101
无人入睡	104
公厕现在下班	107
小区里来了“坏邻居”	109
要钱不要命	112
沙拉塔	115
喊山	117



目录

主任家盖起了小厨房	120
黑白之战	124
下岗者不宜做炒家	127
名人大典	129
临阵磨枪	132
长大了的弹弓子	135
“轮儿提”	137
轻伤不下火线	139
“队长他妈”	143
“队长他妈”(续)	147
变色龙	150
谁是正宗	153
神秘招聘	155
“给你颜色看”	160
教你学坏	163
生存无须证明	166
破译“码根码”	169
又见“老冯”	172
追踪“肾源”	174



目录

牌局高手	177
装满小书包,要花多少钱	181
死者的帐单	184
何必下跪	187
男人下班不回家	189
小贵族	191
立即白?长期白?	194
隐私满天飞	197
15 秒能减肥吗?	200
大公共为什么这么“牛”	203
高价先生	205
谁吃“小蜜傍大款”	208
BABY 的抗议	211
三问“学者做广告”	213
流行洗脚	216
谁来伐树	220
谁来伐树(续)	222
这是我们的义务吗?	226
这是我们的义务吗?(续)	228



目录

元元说大家

洪颖：“警长他妈”	235
乔军的黑匣子	236
石敬薇：又累胖了	237
王昱斌、孙亚勉：青春派对	238
郭森：一招先，吃遍天	239
张婕：白长了大个儿	240
刘姝：渴望飘逸	241
武勇教你学坏	242
徐杨把我气哭了	243
张宇“张帮办”	244
刘坤、刘春玉：合并同类项	245
向英：虎妞游牧北京	246
魏斌和三个姓刘的女人	247
周舟：“我家老陈……”	248
肖庆峰：一丝不苟	249
褚波：当家也难	250

“黑桃五”出世

那一天应该是1969年夏季最热的一天，因为在那一天的日历上写着“大暑”；那个时候也该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门前香椿树上的知了正在不安地躁叫，故宫筒子河里的水被毒日头晒乏了，流也懒得流；邻居家的大公鸡正在窝里垂着头打盹儿……而那个时候，窗根儿底下的向日葵开得正旺，它们不计后果地高昂着头，乐观而骄傲。所以，选择这个时候出生，我有我的道理。我实在是很喜欢那些向日葵。



元元一百天

当时母亲看了一眼产房的大钟——是午后三点。

母亲生我的时候不满25岁。25岁，真还是个小女人，小到还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去作母亲：接生的大夫把孩子递到她眼前，说：“看一眼啊，是个女儿！”文学书籍里就常常爱把这一时刻描写得煞有介事，什么神圣、幸福、欣慰……而这些感觉，我妈说：“我一概没有。”已经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她有的只是一肚子怨气，她闭着眼，就是不看。但她听到了那孩子的哭声，也听到了大夫们的对话：

“快看，这孩子的舌根儿底下有道深深的沟！”

“真的，几万人里才会有这么一个！”

大夫凑过来对母亲说：“记着，你这孩子将来说话早，口